後漢紀/卷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十

後漢紀
卷十一　孝章皇帝紀上
作者：袁宏　東晉

卷十二

建初元年春正月，敦煌太守王遵、酒泉太守（殷）〔段〕彭將兵五千人破車師。耿恭遣吏範羌迎軍資於燉煌，羌還，與大軍俱西。及車師破，諸將欲還，羌請迎恭，諸將不肯。羌固請之，乃分兵二千人，至疏勒城。城中夜聞兵聲，以為虜至，皆恐。羌呼曰：“我範羌也。漢兵來相迎。”恭等皆稱萬歲。乃開城門，恭見，悲喜垂涕相持。明日，隨軍俱還燉煌，吏士餘十三人。關寵病死，以喪歸。西域遂絕。恭至，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，宜蒙爵士之賞。不從。上拜恭為騎都尉。先，恭未還，恭母亡，自恨不得親飯唅，追行喪服。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釋恭服。初，班超與疏勒城王忠首尾，吏士單少，徒以恩義相撫，數歲，幾為龜茲所得。及西域沒，超孤絕，有詔召超。超發，疏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（之）〔曰〕：“漢（士）〔使〕棄我去，勢不能白首，當複為龜茲所屠。誠不忍見漢使去，故先自殺。”超到於闐，王侯以下涕泣，抱持超馬〔曰〕：“依漢如父母，誠不可去。”超度於闐終不聽其東，又畢成本誌，乃複從於闐還疏勒。超去後而兩城降龜茲，超收捕反者斬之，疏勒複安，是時天小旱，穀貴民饑。丙寅，詔曰：“比年饑旱，民頻流亡，朕甚懼之。公卿、二千石各推精誠，專以民事為急。罪非殊死，且勿案驗，立秋如故事。有司明慎選舉，進柔良，退貪殘，順時令，理冤獄。‘五教在寬’，帝典所美；‘愷悌君子’，大雅所歎。露布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”於是旱甚，上問司徒鮑昱曰：“將何以複災？”昱曰：“臣聞聖人治國，三年有成。陛下即位，未久就政，有得失未足致異。雖修禮樂，崇德教，亦足以移風。臣前為汝南太守，典治楚事，

但汝南一郡係者千餘人，恐未能盡當其罪。先帝定大獄一起，冤者過半。又諸徙家骨肉離散，孤魂不祀，骸骨流離，死生被毒。一人呼嗟，王道為虧。宜一切還諸徙家〔屬〕，使生者悅懌，死者得歸，興滅繼絕，和氣可致。”上從之。即詔坐楚、淮陽事徙者，令歸本郡。【袁宏曰：夫物有方，事有類，陽者從陽，陰者從陰，本乎天者親上，本乎地者親下，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。故於其一物是虧其氣，所犯彌眾，所以寒暑不調，四時失序，蓋由斯也。古之哲王，知治化本於天理，陶和在於物類。故道之德禮，威以刑戮，使賞必當功，罰必有罪，然後天地群生穆然交泰。故斬一木，傷一生，有不得其理，以為治道未盡也，而況百姓之命乎！夫致之也有物，則病之也必深；化之也有由，則禳之也有術。是以炎夏餘虐以成水旱之災也，堯，湯蹙撫足免黎民之患。由斯觀之，自三代以下，刑罰失中，枉死無辜，幾將半。而欲陰陽和調，水旱以時，其可得乎！若能寬以臨民，簡以役物，罰懼其濫，雖不能萬物調暢，同符在昔，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。】三月丙午，隱強侯陰博坐驕溢，膠東侯賈敏坐不孝，皆免為庶人。甲寅，山陽、東平地震。詔三公、二千石舉賢良方正、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。夏四月丙戌，詔曰：“蓋褒德賞功，興亡繼絕，所以昭孝事親，以旌善人。故仁不遺德，義不忘勞，先王之令典也。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，列在元功。衛尉陰興忠貞愛國，先帝休之。今興子（輔向）〔博〕、複孫敏頑凶失道，自陷刑以喪爵土，朕甚憐之。其封複子邯為膠東侯，興子員為隱強侯。”秋七月辛亥，詔以上林（兩禦）〔池{　禦}〕田〔賦〕賜鰥、寡、貧窮不能自存者。冬十一月，阜陵王延與子男魴等謀反。延奢泰驕佚，待卜嚴刻。永平中，有上書告延謀反者，辭所連及，坐死徙者甚眾。有司奏誅延，明帝以至親不忍，徙阜陵王。延因以見侵，怨望，至是複有告延與子男魴等謀反者。有司〔請〕檻車徵延詣廷尉，帝不聽。詔貶延為阜陵侯，赦魴等罪，一切勿治。延在國，謁者一人當監護，不得與吏民通。司空長史江革為五官郎將，每朝會，天於常（自）〔目〕禮之。時（又）〔有〕疾，不會，輒令太官送飧醪，恩寵莫與為比。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、侍中竇憲等慕其行，各奉書致禮。革畏慎，一無所受，上益善之。革字次伯，齊國臨淄人也。居家專心於孝養，不為修飾之行，務適親意而已。嘗自為母炊爨，不任妻子。每至歲時當案比，陣以母老不欲勞動，自在轅中挽車，不用牛馬，由是鄉裏稱之曰“江巨孝”。太守嘗以禮召之，〔以〕母老不應。及母卒，哭泣不絕聲，常寢冢廬，服竟，不忍除。太守遣掾釋服，固請以為吏。舉孝廉為郎，補楚太仆。月餘，自劾去。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，遂不肯還。複使中傅贈送，辭不受。既為中郎將，複上書乞骸骨，轉諫議大夫，告歸，遣子奐詣闕謝病篤。天子思革篤行，詔齊相曰：“諫議大夫江革，前以病歸，今起居如何？夫孝，百行之（本）冠，眾善之始也。國家每惟忠孝之士，未嘗不及革也。縣以見穀千斛賜‘巨孝’。（嘗）〔常〕以八月長吏存問，致羊一頭、酒二斛，終身以顯異行。如有不幸，祠以中牢。”由是“巨孝”之名行於天下。廬江毛義以孝行稱，南陽人張奉慕其名，故

往候之。坐定而府檄適至，以義為守令，義喜甚，動於顏色。奉者，誌尚士也，心賤之，自恨來，固辭去。義母死，棄官行服，進退必以禮，賢良公車徵，皆不至。張奉歎曰：“賢者之心，故不可測。往日之喜，乃為親也。所謂家貧親老，不擇官而仕也。”天子聞而嘉之，賜穀千斛。八月，長吏問起居，加賜羊酒。汝南薛苞，字孟嘗，喪母，以至孝聞。後母憎苞，出令別居。苞日夜號泣，不肯去。被歐打，不得已，廬住門外，旦夕灑掃進養。父怒之，又廬於裏頭，晨昏不廢。積歲，父母慚而還之。後行六年服，喪過其哀。而弟子求出居，苞不能止，乃中分財，奴婢引其老者。曰：“與我共事久，若不能使也”。田廬取其荒者，曰：“吾少時所治，意所戀也”。器取朽者，曰：“我服之久，身所安也”。徵拜侍中。苞性恬虛，以死自乞，有詔聽焉，禮如毛義。【華嶠曰：孔子稱“孝莫大於嚴父，嚴父莫大於配天，則周公其人也。”子路曰：“傷哉，貧也！生無以養，死無以葬。”子曰：“啜菽飲水，孝也”，鍾鼓非樂雲之本，而器不可去；三牲非孝養之主，而養不可廢。夫務器而忘本，樂之過也；崇養以傷行，養之累也。故定以道養，周公之禮，致四海之祭；定以義養，則仲由之粥，無驕慢之性。夫患啜菽粥之粗，千祿以求養，是以祿親也。孜孜於致孝，孝成而祿厚者，此能以義養也。孔子稱“孝哉閔子騫，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。”言其孝皆合於道，莫可複間也。先代石氏父子稱孝，子慶相齊，人慕其言而治此，殆所謂孝乎！“惟孝友於兄弟，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也”。若二子者，推至誠以為行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，以成名受祿，可謂能孝養也。】

二年夏四月，徙羌降者於河東。封汝南王舅陰堂為西陵侯，楚王英子五人為列侯，勿置（於不得臣）〔相臣吏人〕。戊子，有司依舊典，奏封諸舅。太後詔曰：“有舊典，舅氏一人封也。吾非謙而不為，誠昧（有）〔所〕可耳。今水旱連年，民流滿道，至有餓餒者。而欲施封爵，上行之為失政，臣受之為喪軀，不可明矣。先帝嚐言‘諸王財令半楚、淮陽，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’。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！且陰衛尉天下稱之，省中禦者出，不及履而至門，此籧伯玉之敬也，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；（親）〔新〕陽侯雖剛強，微失理，然有方略，據地談論，一朝無雙；原鹿貞侯勇猛誠信：此三人者，天下選臣豈可及哉！馬氏不及陰氏遠矣。吾不才，夙夜累息，常恐虧先後之法，有毛發之罪，吾不釋也。言之不舍晝夜，而親屬犯之不止，治喪起墳，又不時覺，是吾言之不立，耳目之塞也。吾萬乘主，身服大練，食不求甘，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，但〔著〕布帛，如是者欲以身率服眾也。以為外親見之，當傷心自刻，但發笑言太後素好儉。前過濯龍門上，見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，吾亦不譴怒之，但絕其歲用，冀以默愧其心，而猶駑怠，無憂國忘家者。知臣莫若君，況親屬乎？”上固請封之，太後詔曰：“吾反覆念之，欲令兩善。豈徒欲獲謙虛之名，而令帝受不外施之（恩）〔嫌〕哉！竇太後欲封皇父，條

侯言高祖要無軍功，非劉氏不封。今馬氏無功於漢，不得與陰、郭中興之後等也。今輦轂下民，食不造歲，湯火之憂也。柰何欲以此時封爵舅氏，令吾無面目於園陵，而令帝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可明矣。吾（巨）〔懼〕富貴重疊，若再實木，根必傷也。且人所以欲封侯者，欲以祿養親，奉祭祀，身溫飽也。祭祀則受太官之賜，其身則禦府之餘，尚未足邪，而必當一縣封乎？吾計之熟矣，勿有疑。至孝之行，安親為上。今遭變異，穀價數倍，憂惶晝夜，坐起不安，而欲違慈母之拳拳！吾素剛急，有胸中氣，不可不慎。子之未冠由於父母，已冠成人則〔行〕子之誌。念帝人君也，吾以未逾三年之故，自吾家族故得專之。穰歲之後，行子之誌。吾但當含飴弄孫，不能複知政。”於是止，不封。初，明帝寢疾，馬防為黃門郎，參侍醫藥。及太後為明帝起居注，削去防名。上即位，太後詔三輔諸馬婚親，有囑托郡縣幹亂吏治者，以法聞。防等治母喪，起墳逾製度，太後以為言，即時削（滅）〔減〕。自後諸王、公主家莫敢犯者，率相效以素，被服如一，上下相承，不嚴而化。太後置織室於濯龍中，內以自娛，外以先女功。衣大練，禦者禿裙不緣。諸主家朝請，望見後袍極粗疏，反以為侍婢之數，就視，乃非。人知者莫不歎息。是時廖為衛尉，防為城門校尉，光為越騎校尉。廖等皆好施愛士，藉以（各）〔名〕勢，賓客爭歸之。言事者多以為譏，雖天子亦不善也。秋，盧水羌反，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，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。司空第五倫諫曰：“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富之，不當豫於國事。何者？有過繩以法則負下。竊聞馬防當西征，臣誠以防親舅，皇太後慈仁，脫有纖芥之難為意，此陛下之憂。”不從。防遂出征，大破羌。恭到隴西，上言“宜令車騎將軍防屯漢陽以為威重。昔安封侯竇融懷集羌、胡，聞其歡心，子孫於今樂聞竇氏。大鴻臚固前擊白山、盧水，聞固至，三日而兵合，卒（克）〔克〕白山、盧水，固之力也。宜複遣固奉大使”。又薦“臨邑侯劉複素好邊事，明略卓異，反以微過歸國。宜令以功自效，令複將烏桓兵，所向必克”。由是忤於防。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，被詔怨望。徵下獄，免官〔歸〕本郡。上欲為原陵、顯節陵（致國）〔置園〕。於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：“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質，睹終始之分，初營壽陵，且遵古製。孝明皇帝大孝不違，奉而行之，不敢有所加焉。至於自奉之禮尤為儉約，謙謙之美於斯為盛。臣愚以為園邑之興，由秦以來，非古之製。〔古者〕丘隴且不欲其著明，豈況郛郭哉！上違先帝之心，下造無益之功，虛費國用，動搖百姓，非所以致和氣，祈豐年也。又以吉凶之教言之，（俗）〔亦〕不欲無故繕修丘墓，〔有〕所（有）興起。考之古法則乖禮典，稽之時宜則違民欲，求之吉凶未見其福。陛下追考祖禰，思慕無已，誠恐左右過議，以累聖心。臣蒼誠傷二帝之美，不暢於無窮也。”帝雅敬蒼，從之而止。

三年春正月己酉，大赦天下。詔東平王曰：“聞於師曰：‘其物存，其人亡，不言哀而哀自至。’惟王孝友之性，豈不（能）〔然〕哉！今以光烈皇後衣一篋遺王，可時禮瞻，

以慰凱風寒泉之思，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後衣服。迄今魯國孔氏，猶有仲尼衣車，明德盛者光靈遠也。京都子孫亦各得一篋。光武皇帝衣以賦諸國，故不複送。”乙卯，廣平王、鉅鹿王、樂成王就國。三月癸巳，立皇後竇氏。賜天下男子爵，人二級；三老、孝悌、力田人三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竇後，勳女也。勳尚泚陽公主，生四男二女，男憲，次景、篤、瑰及後。有容貌才能，帝聞之，敷以問諸家。及後〔與〕女弟隨泚陽主入見長樂宮，進止得適，人事修備，奉事太後，下及侍禦，貢禦問遺，皆得其歡心。太後異之，上可意焉，遂〔召〕入掖庭。後性敏給，稱譽日聞。太後緣上意，乃立為後，專後宮。追爵諡勳為安成思侯，憲兄弟親幸，並侍宮省，賞賜日盛。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，莫不畏憚。憲乘勢放縱，奪沁水公主田。主畏憲，不敢爭。左右莫敢言。上嚞幸公主第，問以田事，憲托言借之。後上知焉，大怒，詔以田還主，切責憲曰：“此何異指鹿為馬，久念使人驚怖。昔先帝每以舅氏田宅為言，而憲反奪貴主田，何況小民哉！難彫之人不可汲引，吾捐棄汝等如孤雛腐鼠爾！”皇後毀服謝，良久乃解。由是帝不大受以位，唯憲至侍中、虎賁〔中〕郎將；篤、景、瑰皆黃門郎。秋八月辛巳，行車騎將軍防還京師，車駕親幸其第，後加賞賜。上美防功，令史官為之頌。又使防歲舉吏二人。冬十二月丁酉，以行車騎將軍、城門校尉如故，位逾九卿，班同三府，置掾吏十人。上欲令衛尉馬廖朝會，居防上，將以優廖也。辭曰：“朝廷以爵，王道所由，黜陟之序，子得先父。大臣列國之綱紀，今以一臣亂朝廷，臣不敢當也。”是歲，班超率疏勒諸國破姑墨城，上書求助：“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，〔置〕校尉，計思慮十有餘年，乃發大策，北擊匈奴，西使諸國。於是鄯善諸國鹹願盡力，破滅龜茲，平通〔漢〕道。若為百分西域，未得其一。臣誠願棄身曠野，竟卒聖朝本誌。昔魏絳以晉大夫和集諸戎，況臣乘聖漢之威，萬死之誌，冀必立鉛刀一割之用。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，號為斬匈奴右臂，遂定西域。於今諸國西至日所入，莫不向化，各奉國珍，前後不絕，唯獨焉耆、龜茲未服從。臣初與官屬三十六人在疏勒，更遭厄難，今已五歲矣，大小皆言‘依漢與天等’。以是效（巨）之，能通蔥領，蔥領通則龜茲可伐。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，以步騎數百送之，與諸國連兵，歲月之間，龜茲可擒。今來四月到疏勒，臣請於闐、莎車、疏勒兵擊蠻夷，計之上也。臣區區，竊幸西域平定，陛下舉萬年之觴，布大喜於天下。”天子覽超奏，知西域功可成，議欲給超兵卒。平陵人徐幹等素善超，上疏願奮身佐超。上以幹為假司馬，將弛刑及義從千人詣超。

四年春二月庚辰，太尉牟融薨。上痛惜，親自臨喪，賵賜出於豐厚。時融長子歸田裏，上以其餘子多小，恐其喪有闕也，乃使太尉掾吏教其威儀。初，光武勤治，孝明好吏事，風聲相勸，俗頗苛刻。司空第五倫以為政化之本，宜以寬和為先。及上即位，崇寬而多恕，於是倫上疏褒稱，因以諷曰：“陛下即位，以寬臨下，舉賢良，選寬博，聖明殊絕，

非群下所能及。詔書每下，務寬和而政急不解，欲節儉而奢泰不止，咎在俗弊，臣下不稱故也。臣聞為政三年有成，必世而後仁。比武皇帝承王莽之後，加嚴猛為政，因以成俗。是以郡國所舉，皆多辦職俗吏，不應寬博之選。臣聞‘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’，是以從上之行，不從其言，故曰以身教者（訟）〔從〕。今但進仁賢節儉者，不過數人，則俗必自化，由形直者則影不得曲矣。臣所以嚮懇懇欲行寬和者，書記秦以酷急亡，王莽亦以苛法自滅，臣以為大戒。夫陰陽和則歲豐，君臣同則化成，刺史、太守以下初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，宜皆召見，可以博觀四方，因以察其人。諸上書言事，有不合者，但報歸田裏，不宜（加）過〔加喜〕怒，以明在寬”。夏四月戊子，立皇子慶為皇太子。賜天下爵，人二級；三老、孝悌、力田人三級；鰥、寡、孤、獨、貧不能自存者粟，人五斛。己丑，靈壽王恭為彭城王，常山王炳為淮南王，汝南王暢為梁王。辛卯，封皇子伉為千乘（令）〔王，全為〕平春王。癸卯，封車騎將軍防為順陽侯，衛尉廖為潁陽侯，執金吾光為親汲候。廖等既受封，上書讓位，天子許焉，皆以特進歸第，於是竇氏始貴。司空第五倫上疏曰：“當今〔承〕百王之弊，人民（又）〔文〕巧，鹹趣邪路，莫能守正。虎賁將軍竇憲，椒房之親，出入省闥，年盛誌美，卑謙樂善，此其好士之風也。然諸出入貴戚者，率皆疵瑕，禁固州縣，無守（納）〔約〕安貧之節，希求進苟得之誌，更相扇動，浮譽成雷，蓋驕佚所從生也。三輔議者，至雲以貴戚〔廢錮，當複以貴戚〕浣濯之，猶解酲當以酒也。險陂趨勢之徒，誠不可親。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閉門自守，無妄交通士大夫，防其未萌，慮於無形，令憲永保福祿，君臣交歡，無纖介之隙。此臣之願也。”倫誌在奉公，言事無所隱。諸子或時諫止，輒叱遣之。每上事，自為草，不複示掾吏。民或奏記，輒便封上之，曰：“臣任重憂深，不能出奇策異謀，吏民責讓臣者多謹，並封上。”其無私若此。然少蘊藉，不修威儀，以此見輕。甲戌，司徒鮑昱為太尉，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。虞字仲春，左馮翊萬年人也。初為魯令，以父母老，去官。二親既終訖，乃仕。稍遷南陽太守，表賢黜惡，校練名實，豪吏無所容其奸，百姓悅之。（為）〔自〕建武以來，太守名稱無及虞者。及為三公，無他異政。六月癸丑，皇太後馬氏崩。秋七月壬戌，葬明德皇太後。八月甲午，詔曰：“賈貴人者奉侍先帝，劬勞帷幄。建初之後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，昏定晨省，夙夜匪懈。今賜貴人赤綬，安車一駟，永巷宮人二百，禦府雜帛二萬匹，大司農黃金千斤，錢二萬。（詔）〔朕〕既早離皇太後，幸複承子道，中心依依，昊天罔極。”貴人南陽人，明德馬後姊子也，以選入宮為貴人，生章帝。馬後無子，母而養之。明帝謂馬後曰：“人未當自生子也，但患養之不勤，愛如己子則愛敬如親生矣。”於是馬後遇帝〔厚，帝〕感養育人恩，遂（帝）名馬氏為外家，故（馬）〔賈〕氏不蒙舅氏之寵。【袁宏曰：夫剛健獨運，乾之德也；柔和順從，坤之性也。是以製教者本於斯，男有專行之道，女有三從之義。君尊用專，故人子不加爵於其父；履柔體順，故國君可得崇禮於其母，古之道也。能封賈氏之號，不盡

名稱之極，求之典籍，異乎春秋之義也。】是秋，詔儒會白虎觀，議五經同異，曰白虎通。

五年春二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詔曰：“朕新離供養，罪惡著眾，上天降異，止於朕躬，非群司之咎，其咎朕而已。公卿能極諫朕之過失者，各舉一人。岩穴之德為先，勿取浮華。”是時用永平故事，吏治尚嚴，尚書決事類近於重。尚書陳寵上疏曰：“臣聞先王之政，必以刑罰為首，谘歎相戒者，重刑之至也。往者治獄嚴明，以刑奸慝，奸慝既平，宜濟之以寬。陛下即位，率由此義，數詔群寮，弘崇晏晏。而有司執事，未悉奉承，治獄者急於榜格，執憲者煩於詐欺，或因公行私以騁威福，違本離實，捶楚為奸。夫為政猶張琴瑟，大弦急者小弦絕。故子貢非臧孫之行猛，而美鄭僑之仁政。詩雲：‘不剛不柔，布政優優。’方今聖德充塞，照於上下，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，蕩滌煩苛，輕薄捶楚，以祐蒼生，廣至德也。”帝納寵言，每事務於寬厚，其後遂詔有司禁絕慘酷之製五十餘事。寵性周密，時有所表薦，手書削草，人不得知。嚐稱人臣之義，苦不能慎。自在樞機，謝遣門人不複教授，絕知交，惟在公家。朝廷器之。皇後弟竇憲侍中，貴幸。憲薦真定張林為尚書，上以問寵。對曰：“林雖有才能，而行貪穢。”憲深以恨寵，而上竟徵用林，卒以贓汙抵罪。夏五月戊辰，太傅趙喜薨。是時承平久，宮室台榭漸為壯麗，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：“陟彼北邙兮，噫！覽觀帝京兮，噫！宮室崔嵬兮，噫！民之劬勞兮，噫！遼遼未央兮，噫！”上聞而非之，求索不得。鴻乃逃會稽，依大家皋伯通，以賃舂為事。其妻息具食於鴻前，不敢失。伯通知其賢，以客禮待之。鴻當門吟詠，著書十餘篇。鴻病困篤，與伯通及會稽大夫語曰：“昔延陵季劄葬子於嬴、博之間。不歸其鄉裏，慎勿令我妻子持屍具柩去。”眾曰：“要離古之烈士，今伯鸞之清高，可令相近。葬要離墓旁，子孫歸扶風。”鴻字伯鸞，高抗不群。初，扶風世家多慕其名，欲以女妻之，被服華麗，鴻甚惡之。後鄉裏孟氏有女容貌醜而有節操，多求者，女不肯往，至年三十無嫁處。父母問其所欲，曰：“得賢如梁伯鸞者可矣”。父母曰：“伯鸞清高，汝安能稱之哉？”後鴻聞而求之，遂許焉。為服畢，女求作布衣麻履，及織作之具。乃衣新婦衣，入門積七日，鴻不答。婦跪床下曰：“竊聞夫子高義，會逐數婦，而妾亦偃蹇數夫，故來歸夫子，而不見采擇”。鴻曰：“吾欲得裘褐之人，可與俱隱深山爾。今若乃衣綺縞，〔傅〕白黑，豈梁鴻所願者哉！”於是婦對曰：“妾恐夫子不願爾。妾有隱居之具。”乃起椎髻，衣布，操作具而前。鴻大悅曰：“此真梁鴻之妻也。能成我矣！”字之曰德耀，名孟光。無幾何，妻曰：“常聞夫子欲隱居避世，不欲榮爵，以致憂患，今何其嘿嘿也？得無欲低頭就之邪？”鴻曰：“諾。”乃相隨之霸陵山，耕耘織作，以供衣食，彈琴誦書，以娛其誌。

六年春三月辛卯，琅邪王京薨，謚曰孝王。京，光烈皇後少子，而明帝母弟也。恩愛特隆，寵異諸國。京亦孝友謙讓，雅好經書。光烈皇後崩，帝手書以後之珍寶賜京。京好治宮室，窮極伎巧，殿宇牆壁，皆飾以金銀。六月丙辰，太尉鮑昱薨。昱字文淵，永之子也。初為司隸校尉，時匈奴新降，召昱詣尚書，使封胡降檄。世祖遣小黃門宗厲問昱“有所怪不”？昱對曰：“故事，通官文書不著姓，又當司徒露布，怪司隸下書也。”世祖曰：“欲令天下知忠臣子複為司隸也。”及居三司，善其事，雖剛直不及永，猶其風也。昱子德，少為黃門侍郎，修誌節，有名稱，官至大司農。辛未晦，日有食之。秋七月癸巳，大司農鄧彪為太尉。東平王上疏請詔諸王朝，各賜裝錢千萬，東平王加五百萬。

七年春正月，沛王、東平王、中山王、東海王、琅邪王、廣陵王、榆鄉侯、東鄉侯朝，使中謁者以乘輿服、太官珍膳迎蒼於郊。是時國邸皆豫受賜，金帛床帷充實其中，駕親自循行。上欲蒼先至，待以殊禮，詔滎陽令東平王至者徑追。會蒼與諸王俱至，滎陽使大鴻臚持節郊迎，詔沛王、東平王、中山王讚拜不名，天子親答拜，所以寵光滎顯，加於古典。每入宮殿，輒以迎至省闥及下廡。會上嚭坐，段皇後親拜於內，蒼等皆鞠躬辭謝不自安。歲餘，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，上將留蒼，封女三人皆為公主，賜以秘書列圖。有司複奏遣，上乃手書與蒼曰：“骨肉天性，昔念王久勞曆時，欲署大鴻臚奏，不忍下筆，顧授小黃門，中心戀戀，惻然不能言”。蒼發，上臨送之，流涕而別。複賜乘輿服禦物，珍寶輿馬，錢布以億萬計。詔遣中使追問起居，相望於道。【袁宏曰：章帝尊禮父兄，敦厚親戚，發自中心，非由外入者也。雖三代之道，亦何以過乎！嚭試言之曰：夫不足則相資，相資則見足，見足則無求，無求則相疏，常人之性也。何以知其然乎？夫終朝之飯，糟糠不飽，壺餐之饋，必習其鄰人者，甘所不足也。貴為王侯，富有國家，聲色之娛，而忘其親戚者，安其餘也。故處不足，則壺餐豆羹不忘其鄰人；安其有餘，徒鈞天廣樂必遺其親戚，其勢然也。故親戚之弊常在於富貴，不在於貧賤，其可知矣。夫同陰以憩，眷然相應者，一遇之歡也。同生異處，敖然相忘者，不接之患也。故形神不接，雖兄弟親戚，可同之於胡、越。交以言色，雖殊途之人，猶有眷恨之心。由斯觀之，王侯貴人乘有餘之勢，處不接之地，唯意而欲，恩情含暢，六親和睦，蓋以鮮矣。古之聖人，懼其如此，故明儉素之道，顯謙恭之義，使富者不極其欲，貴者不博其高，裹老且猶矜愛，而況兄弟乎！朝會以敘其儀，燕享以篤其親，聘問以通其意，玉帛以將其心。故欲不滿而和愛生，情意交而恩義著也。嗚呼，有國有家者，可不親乎！”】夏六月甲寅，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，皇子肇為皇太子。初，宋貴人有寵，生太子慶。會竇後寵盛，心惡貴人，外令兄弟求宋氏微過，內令禦者伺察貴人。貴人嚭病，思生菟，令家求之。竇後誣言欲咒咀，上信之，出貴人姊妹於丙舍，使小黃門蔡倫考之。竇後諷厲

考者皆致以巫蠱事，送暴室，二貴人同時飲藥死，並葬於濯龍中。貴人扶風平陵人，其先惠將軍宋昌後也。父陽，恬於榮勢，不願仕官，專以事親色養。陽有女三人，選入掖庭，小貴人生太子慶，拜陽為議郎。二貴人既死，陽免歸本郡，幽閉之。陽為人仁厚，時人多救請者，遂得免焉。秋九月，行幸河內、魏郡。辛卯，令天下係囚減罪各有差。冬十月，行幸長安，祀園陵。上召奉車都尉韋彪問以三輔舊事，彪對訖，因言巡省舊都，宜錄先帝功臣及其子孫。上嘉納焉，即封蕭何、曹參後為列侯，擢為鴻臚卿。彪字孟達，右扶風平陵人。高祖賢、曾祖玄成皆致位丞相。彪父母卒，三年不出廬，毀瘠骨立，醫治數年乃能起，以至行聞。舉孝廉，為郎中，以教授為事。安貧樂道，恬於進趨，三輔自耆儒後學，莫不慕之。明帝聞彪之名，有詔拜謁者，賜以車馬衣服，稍遷尚書、魏郡太守。上即位，以病複為議郎，遷左中郎將、長樂衛尉。數陳政事，歸於寬厚。彪比上疏乞骸骨，天子重彪禮讓，拜為奉車都尉，秩中二千石，賞賜禮侔於親戚。是時言事者多言郡國貢舉不以功次，養虛名者累進，故守職者益懈，而吏事陵遲。彪議曰：“伏惟明詔，憂勞百姓，察察不舍晝夜，垂恩選舉，必務得人。夫國以賢為本，賢以孝為行。孔子曰：‘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，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’夫人才行少能相兼，是以孟公綽優於趙、魏老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忠孝之人，治心近厚；鍛煉之人，治心近薄。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，在其所以磨之。故在士雖不磨，吏職有行美材高者，不可純以閥閱取。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。二千石賢，則貢舉皆得其人矣。”頃之，彪複稱疾歸家，賜布帛百匹，穀三千斛。彪清儉好施，祿賜分與宗族，家無餘財，著書十二篇，號韋卿子。